



目一五四

目一五
1974
1



門仁12
號1374
卷1

尾基氏藏

詩本義卷第一



歐陽氏

關雎

論曰為關雎之說者既差其時世至於大義亦已失之蓋關雎之作本以
睢鳩比后妃之德故上言睢鳩在河洲之上關雎然雄雌和鳴下言淑女
以配君子以述文王太妃好匹如睢鳩雄雌之和諧甫毛鄭則不然
謂詩所斥淑女者非太妃也是太妃有不妬忌之行而幽閨深宮之善女
皆得進御於文王所謂淑女者是三夫人九嬪御以下衆宮人爾然則上言
睢鳩方取物以為比興而下言淑女自是三夫人九嬪御以下則然篇更無一
語以及太妃且關雎本謂文王太妃而終篇無一語及之此豈近於人情古之
人簡質不如是之迂也先儒辨睢鳩者甚衆皆不離於水鳥惟毛公得之曰鳥



執事而有別。謂水上之鳥捕魚而食，鳥之猛執事者也。而鄭氏轉釋執事為至，謂雌雄情意至者非也。鳥獸雌雄皆有情意，孰知雌鳩之情獨至也哉。或曰：詩人本述后妃淑善之德，及以猛執之物比之，豈不戾哉。對曰：不取其義，取其別也。雌鳩之在河洲，聽其雝則和視，其居則有別。此詩人之所取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鄭氏見詩有行采之文，遂以琴瑟鐘鼓為祭時之樂，以孟子之所謂也。本義曰：詩人見雌鳩雌雄在河洲之上，聽其聲則調，然和諧視其居則常有別。有似淑女匹其君子不淫其色，亦常有別而不黷也。淑女謂太妃，君子謂文王。參差行采，左右流之者，言后妃采彼行采以供祭祀，以其有不妒忌之行。左右樂助其事故曰：左右流之也。流求也。此淑女與左右之人常勤其職，至宵夜寢起不忘其事故曰：寤寐求之。輾轉及側之類是也。后妃進不淫其色，以專君退與左右勤其職，事能如此，則且有琴瑟鐘鼓以及樂之而不厭也。此詩人愛之

之辭也

閔睢周衰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閔睢作，蓋思古以刺今之詩也。謂以淑女配於君子不淫其色而能與其左右勤其職，事則可以琴瑟鐘鼓及樂之，而皆所以刺時之不然，先勤其職而後樂，故曰閔睢樂而不淫其色。古以刺今而言，不迫切故曰哀而不傷。

葛覃

論曰：葛覃之首章毛傳為得而鄭箋失之。葛以為締，俗用據其下章可驗。安有取喻女之長大哉。黃鳥栗留也。麥黃樵熟，栗留鳴，蓋知時之鳥也。詩人引之以志夏時，草木盛葛欲成而女功之事將作，甫豈有喻女有才美之聲。遠聞哉如鄭之說，則與下章意不相屬，可謂衍說也。卒章之義毛鄭皆通而鄭說為長。

本義曰詩人言后妃為女時勤於女事見葛生引葛于中谷其葉萋萋然茂盛葛常生于叢木之間故又仰見叢木之上黃鳥之聲啾然知此黃鳥之鳴乃盛夏之時草木方茂葛將成就而可采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言葛以成就刈獲而為絺綌也其卒章之義毛鄭之說是矣

卷耳

論曰卷耳之義失之久矣云卷耳易得頃筐易盈而不盈者以其心之憂思在於求賢而不在於采卷耳以荀卿子之說也婦人無外事求賢之當官非后妃之職也臣下出使婦而宴勞之以庸君之所能也國君不能官人於列位使后妃越職而深憂至勞心而廢事又不知臣下之勤勞闕宴勞之常禮重貽后妃之憂傷如此則文王之志荒矣序言知臣下之勤勞以詩三

章考之如毛鄭之說則文意乖離而不相屬且首章方言后妃思欲君子求賢而置之列位以其未能也故憂思至深而忘其手有所采二章三章乃言君能以罍觥酌討使臣与之飲樂則我不傷痛矣前後之意頓殊如此豈其本義哉

本義曰卷耳易得頃筐小器也然采而不能傾盈后妃以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賢之難得因物託意諷其君子以謂賢才難得宜愛惜之因其勤勞而宴犒之酌以金罍不為過禮但不可長懷於飲樂爾故曰維以不永懷養愛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酒歡禮失觥罰以為樂亦不為過而於義未傷故曰維以不永傷也所以宜然者由賢者臣勤國事勞苦之甚如卒章之所陳也詩人述后妃此意以為言以見周南君后皆賢其宮中相詒者如是而已非有私謁之言也蓋疾時之不然

樛木

論曰毛傳葛藟尤為簡畧然以其簡故未見其失鄭箋乃說皆詩
意本無考於序文亦不述雖詩之大義未甚失然於說為行也據序止
言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甫鄭謂常以善言逮下而安之又云衆妾
上附事之而礼義俱盛又云能以礼禦其君子使福祿所安考詩及
序皆無此意凡詩每章重複前語甚多乃詩人之常甫豈獨於
此二章見殷勤之意故曰行說也

本義曰詩人以樛木下其枝使葛藟得托而並茂如后妃不嫉妒
下其意以和衆妾之得附之而並進於君子后不嫉妬則妾無
怨曠之禁只君子福祿綽之者衆妾受樂其君子之德也

采芣斯

論曰采芣斯大義甚明而易得惟其序文顛倒遂使毛鄭從而解之
失也藝文類聚微與甫詩人安能知其心不妒忌此尤不近人情者藝
文多子之妻也大率與子皆多詩人偶取其一以為比甫乃此者但取其
多子似采芣斯也據序直言不妒忌則子孫衆多如采芣斯也今其文倒故
毛鄭遂謂采芣斯有不妒忌之性者失也振之羣行狼繩、齊一狼藝、衆
聚貌皆謂子孫之多而毛訓仁厚戒慎和集皆非詩意其大義則不遠
故不復云

兔置

論曰兔置小人之賤事也士有既賢且武又有將帥之德可任以國守行城甚
其謀慮深長可以折衝禦難於未然若鄰國有來相侵則可使往而
和好以平其患及國有出兵攻伐則又可用為策謀之臣論其材智可為

難得之臣也有人如此弃而不用使在田野張置椽杙躬小人鄙賤之事則周南國君詩可以刺矣亦何所美哉如鄭箋所謂武夫者論材較德在周之盛不過方叔召虎吉甫之徒三教人而已春秋所載諸侯之臣号稱賢大夫者亦不過國有三教人而已今為詩說者泥於序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之語因以謂周南之人拳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下至免置之人皆負方叔召虎吉甫春秋賢大夫之材德則又近誣矣就如其說則拳國人、可用卷耳后妃又安用輔佐君子求賢定宮至於憂勤者于肅、嚴整貌而毛傳以為敬且布置椽杙何容施敬亦其失也春秋左氏傳晉卻至為楚子及言天下有道則諸侯有享宴以布改成礼而息民以公侯所以行城其民也及其亂也諸侯貪冒爭奪常以盈民則畧其武夫以為腹心二者皆引剋、武夫之詩

以為言如卻至之說則公侯行城為美公侯腹心為刺是免置一篇有美有刺卻左皆毛鄭前人其說如此今詩義絕卻至所引統詩四句疑當時別自有詩亦為此語故今不敢引據第考今詩序文以求詩義亦可見矣

本義曰捕兔之人布其網罟於道路林木之下肅、然嚴整使兔不能哉逸以興周南之君列其武夫為國守禦剋、然勇力使其民不得竊食爾此武夫者外可以行城其民內可以為公侯好匹其忠信又可倚以為腹心以見周南之君好德樂善得賢衆多所以守禦之夫猶如此也

漢廣

論曰據序但言無思犯礼者而鄭箋謂犯礼而往正女將不至則是女皆正潔男獨有犯礼之心焉而行露序亦云疆暴之男不能侵陵正

女如此則文王之化獨使婦人女子知禮義而不能化男子也此甚不然蓋當紂時淫風大行男女相奔犯者多而江漢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不相侵如詩所陳而夫教化之行可使人顧禮義而不敢肆其欲不能使人益世情欲心也紂時風俗男女恣其情欲而相奔犯今被文王之化男子雖悅慕游女而自顧禮法不可得而止也考詩三章皆是男子見出游之女悅其美色而不可得而若鄭箋則不然其一章乃云男欲犯禮而往二章三章乃云欲擇尤正潔者使嫁我則一篇之中前後意殊且序但云無思犯禮本無欲女嫁我之意蓋雖正女無不嫁之理苟以禮求婚安得不嫁由鄭以于歸為嫁乃失之爾
本義曰南方之水高而不可息漢上之女美而不可求此一章之義明矣其二章云薪刈其楚者言衆薪錯雜我欲刈其尤翹者衆女

雜遊我欲得其尤美者既知不可得乃云之子既出游而婦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既述此意矣未乃陳其不可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蓋極陳男女之情雖有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教化被人深矣

汝墳

論曰序言婦人能改其君子、謂周南之大夫以國事勤勞於外者然則所謂婦人者大夫之妻也如鄭氏之說伐薪非婦人之事意謂此婦人不亘伐薪而今伐薪如君子之賢不亘處勤勞而今處勤勞其意如此乃是直謂周南大夫之妻自出伐薪爾為國者必有尊卑之別大夫之妻自伐薪雖古今不同其必不然理不待論則鄭說之失可知矣矧賢者固當勤勞於國而反謂非其事則又違勉之以正之言也鄭

氏又云王室如燬父母孔通謂紂為酷暴君子避此勤勞之事或時得罪則
害及父母不惟詩文本無此意且君子所勤者周南之事南紂雖虐刑必
不為周誅避事之臣茲理亦有所不通矣

本義曰周南大夫之妻出見循汝水之墳以伐薪者為勞役之事念已
君子以國事奔走於外者其勤勞亦可知思之欲見如飢者之思食
爾其二章云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者謂君子以事畢來歸雖不我遠
去我亦不敢偷安其私故卒章則復勉之云魚勞則尾赤今王室酷
烈如火之將焚紂雖如此而周南父母之邦自當宣力勤其國事以固安
爾

麟之趾

論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惟其所說詩我古今序意多同故後

儒異說為詩害者常賴序文以為證然至於二南其序多失而麟趾騶
虞乃失尤甚特不可以為信疑此二篇之序為講師以已說日之不然安得
繆論之如此也據詩直以國君有公子如麟有趾爾更無他義也若序言
闕雎之應乃是闕雎化行天下太平有瑞麟出而為應不惟怪妄不經且
與詩意不類闕雎麟趾作非一人作麟趾者了無及闕雎之意故前儒
為毛鄭學者自覺其非乃為曲說云實無麟應太史編詩之時假設
此義以謂闕雎化成且有麟出故借此麟趾之篇列於最後使若化成而
麟至爾然則序之所述乃非詩人作詩之本意是太師編詩假設之義
也毛鄭遂執序意以解詩是以太師假設之義解詩人之本義宜其
失之遠也如毛言麟以足至者鄭謂角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者九為
衍說此篇序既全乖不可引據但直考詩文自可見其意

本義曰周南凡入其國君之德化及宗族同姓之親皆有信厚
之行以輔衛其公室如麟有足有額有角以輔衛其身用其義止
於此也他獸亦有蹄角然亦不以為比而遠取麟者何哉麟遠人
之獸也不害人物而希出故以為仁獸所以詩人引之以謂仁獸無
害之心尚以蹄角自衛如我國君以仁德為國猶須公族相輔衛
爾

詩本義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本義卷第二

歐陽氏

鵲巢

論曰據詩但言維鳩居之而序言德如鳩鳩乃可以配鄭氏因謂鳩
有均一之德以今物理考之失自序始而鄭氏又增之而且詩人本義直
謂鵲有成巢鳩來居角初無配義况鵲鳩異巢類不能作配也鳩
之種類最多以居鵲巢之鳩詩人真謂之鳩以今鳩考之詩人不繆但序
与箋傳誤用且鳩鳩角雅謂之結鞠而諸家傳釋或以為布穀或以為
戴勝今之所謂布穀戴勝者与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杜鳥也不能作
巢多在屋尾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巢便以生子往墜鷺須雛
而灰蓋詩人取此杜鳥不能自營巢而有居鵲之成巢者以為與角今鵲

作巢甚堅既生雛散毛則棄而去在於物理各有鳩來處彼空巢古
之詩人取物比興但取其一義以喻意爾以鵲巢之義詩但取鵲之營巢用
功多以此周室積行累功以成王業鳩居鵲之成巢以此夫人起家來居已成
之周室爾其所以云之意以興夫人來居其位當思周室創業積累之艱
難宜輔佐君子共守而不失也此意詩雖無文但詩既言鵲成巢之用
功多而鳩乃來居之則其意自然可見不言百兩者述其來歸之禮甚盛
美其得正也

草虫

論曰草虫阜虫也其類而交合詩人取以為戒而毛鄭以為同類相承取以
自比大夫妻實已嫁之婦而毛鄭以為在室之女其於大義既乖是以終
篇而失也蓋虫毛鄭不以序意求詩義既失其本故枝辭衍說文義散離

而句序意不合也序意止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爾而毛鄭乃言在室
之女憂見其夫而不得禮又憂被出而歸宗皆詩文所無非其本義按爾
雅草虫蠃謂之蠃草虫謂之負蠃負形皆似蝗而異種二者皆名為蠃
其生於陵阜者曰阜蠃生於草間者曰草虫形色不同種類亦異故以
阜草別之凡虫鳥皆於種類同者相匹偶惟此二物異類而相合其所以
當合故詩人引以此男女之不當合而合者爾

本義曰召南之大夫出而行役妻留在家當紉之末世淫風大行彊暴之男浸
陵貞女淫佚之女犯禮求男此大夫之妻能以禮義自防不為淫風所化見彼草
虫嚙然而嗚呼阜蠃蠃然而從之有如男女非其匹偶而相啣誘以淫
奔者故指以為戒而守禮以自防俟以君子之歸故未見君子時常憂
不能自守既見君子然後心降也其曰陟彼南山采葳采薇之者婦人見時

物之變新感其君子久出而思得見之庶幾自守能保其全之意也

行露

論曰行露據序本為美召伯能聽訟而毛氏謂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鄭氏謂物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乃是召伯不能聽審爾至其下章但云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則了無聽訟之意与序相違且鄭又謂露濕道中是二月嫁娶之時且男女淫奔豈復更須仲春合禮之日又謂六禮之來疆委之且肆其疆暴以侵陵豈復猶備六禮何其說之迂也詩人本述紂世禮俗大壞及文王之化既行而淫風漸止然疆暴難化之男猶思犯禮將加侵陵而能守正不可犯自訴其事而召伯又能聽決之爾若如毛鄭之說雖有媒妁而言約束未許不待期要而疆行六禮乃是男女爭婚之訟爾非訴疆暴侵陵之事也且男女爭婚世俗常事而中人皆能聽之豈足當詩人之所美乎

本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者正女自訴之辭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者以興事有非意而相于者也女子自言我當多露之時豈不欲早夜而出行猶以露多將被沾汙而不行其自防閑以保其身如此然不意疆暴之男与我爭室家之道遽欲侵陵於我迫我興以獄訟雖然事終獲辯者由召伯聽訟之明也事獲辯者室家不足与下章亦不女從是也所謂非意相于者謂雀無角不能穿屋矣今乃以味而穿我屋謂雀無牙不能穿牆矣今乃穴垣而居是皆出於不意也謂彼男子於我本無室家之道今乃直行疆暴欲見侵陵亦由非意相于也

標有梅

論曰標有梅本謂男女及時之詩也如毛鄭之說自首章梅實七兮以喻時衰二章三章喻衰落又甚乃是男女失時之詩也序言召南之

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則是紂世男女不得及時獨被文王之化者乃
得及時爾且不及時有三說禮儀既喪淫風大行犯禮相奔者不禁不及
遭彊暴橫見侵陵則男女有未及嫁娶之年先時而犯禮者夫世變
多故兵既喪亂民不安民力不足則男女有過嫁娶之年後時而
不得如禮者矣然則先時後時皆為不及時而紂世男女常是先時犯禮
為不及時而被文王之化者亦其淫俗男女各得守禮待及嫁娶之年
然後成婚姻為及時爾今毛鄭以首章梅實七為當盛不嫁至於始
衰以二章迨其今為急辭以卒章頃筐既之為時已晚相奔而不禁
是終篇無一人得及時者與詩人之意異矣鄭氏又執仲春之月至夏
為過時以其迂滯者也梅實有七至於落及不出月之間故前章
者多云詩人不以梅實記時早晚獨鄭氏以為過春及夏晚皆非詩

本義也古者婚禮不自為主人求我庶士非男女自相求學者可以意得也
本義曰梅之盛時其未落者少而在者七已而落者多而在者三已而遂
及落矣詩人引此以興物之盛時不可及以言召南之人顧其男女方盛之年
懼其過時而至衰落乃求其庶士以相婚姻也所以然者召南之俗被文王
之化變其先時先奔犯禮之淫俗男女各得待其嫁娶之年而始求婚姻
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吉者亘也求其相亘者也今者時也欲及
時也謂者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

野有死麇

論曰詩序失於二南者多矣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蓋言本
服周之盛德者過半爾說者執文害意遂去九烈之內奄有六烈故毛鄭
之說皆云文王自岐都豐建號稱王行化於六列之內此皆欲尊文王而

及累之甫就如其說則紂猶在上文王之化止能自被其所治然於不首序則曰天下和平婦人樂有子於麟趾序則曰閔雎化行天下無犯非禮者於騶虞序則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既曰如此矣於行露序則又有彊暴之男侵陵正女而爭訟於桃夭序則又云婚姻男女得時又似不應有訟據野有死麕序則又云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惟被文王之化者猶能惡其無禮也其前後自相牴牾無所適從然而紂為淫亂天下成風猶至正所治不且如此於野有死麕之序僅可為是而毛鄭皆失其義詩三百篇大率作者之體不過三四兩有作詩者自述其言以為我刺如閔雎相雝之類是也有作者錄當時人之言以見其事如公風錄其夫婦之言北風其涼錄去衛之人之語之類是也有作者先自述其事次錄其人之言以終之者如黍苗之類是也有作者述事與錄當時人語雜以成篇

如出車之類是也然皆文意相屬以成章未有如毛鄭解野有死麕文意散離不相終始者其首章方言正女欲令人以白茅包麕肉為禮而來以作詩者代正女告人之言其意未終其下句則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乃是詩人言當時吉士以媒道成思春之正女而疾當時不然上下文我各自為說不相結以成章其次章三句言女告人欲令以茅包鹿肉而來其句則云有女如玉乃是作詩者歎其女德如玉之辭尤不成文理是以失其義也

本義曰紂時男女淫奔以成風俗惟周人被文王之化者能知廉耻而惡其無禮故見其男女之相誘而淫亂者惡之曰彼野有死麕之內汝尚可以食之故愛惜而包以有茅之潔不使為物所汙奈何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汙以非禮吉士猶然彊暴之男可知矣其次言樸散之本猶可用以為薪死鹿猶束以白茅而不汙二物微賤者猶然况有女而如玉子豈不可惜而

以非礼行之其卒章遂道其淫奔之状曰汝無疾走無動我佩無驚我狗
吠彼奔未必能動我佩蓋惡而遠却之辭

騶虞

論曰 以下闕文

以時祭矢射麋下句直歎騶虞不食生物若此乃是刺文王曾騶虞之
不若也故知毛鄭為失

本義曰召南凡人美其國君有仁德不多殺以傷生能以時田獵而虞官又
能供職故當彼葭草茁然而初生國君順時畋于騶囿之中蒐索害畜
之獸其騶囿之虞官乃翼驅五田豕以待君之射君有仁心惟一祭矢而已
不益殺也故詩之首句言曰獾之得時次言君仁而不益殺卒歎虞人之得
禮

柏舟

論曰我心匪鑿金不可以茹毛鄭皆以茹為度謂鑿金之斧形不能度真偽我
心匪鑿金故能度知善惡據下章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毛鄭解云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者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心匪
石席故不可轉卷也然則鑿金可以茹我心匪鑿金故不可茹又理易明而毛
鄭及其義以為鑿金不可茹而我心可茹者其失在於以茹為度也詩曰剛
亦不吐柔亦不茹約也傳曰火日外景金水內景蓋鑿金之於物納景在
內凡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時詩人謂衛之仁人其心匪鑿金不能善惡皆
納善者納之惡者不納以其不能兼容是以見嫉於在側之羣小而
獨不遇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者本謂仁人為羣小所怒故常懼禍而憂
心焉如鄭氏之德備而不遇所以恤者則是仁人愠羣小甫以文理考之當是

羣小愠仁人也居諸誥助也日月詩傳云日子月字者是也胡迭更互之辭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日昃月削也安有大臣專恣日如月然之義哉

擊鼓

論曰擊鼓五章自友房而下三章王肅以為衛人從軍者與其室訣別之辭而毛氏無說鄭氏以為軍中士伍相約誓之言今以義考之當時王肅之說為是則鄭於此詩一篇之失大半矣矧吁以魯隱四年二月弑桓公而自立至九月如陳見殺中間惟從陳蔡伐鄭是其用兵之事而謂其阻兵安忍衆叛親離者蓋衛人以其有弑君之大惡不務以德和民而用兵自結於諸侯言其勢必有禍敗之事爾其曰衆叛親離者第言人心不附爾而鄭氏執其文遂以為伐鄭之兵軍士離散索春秋左傳言

伐鄭之師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兵出既不久又未嘗敗歟不得有卒伍離散之事也且衛人暫出從軍已有怨刺之言其卒伍豈宜相約偕老於軍中此又非人情也由是言之王氏之說為得其義

本義曰矧吁以弑君之惡自立內興王役外興兵而伐鄭國數月之間兵出者再國人不堪所怨刺故於其詩載其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之語以見其情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求與我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為必敗之計也因念與子死生勤苦無所不同本期偕老而今闊別不能為生吁嗟我心所苦如此可信而在上者不伐信也洵亦信也

匏有苦葉

論曰詩刺衛宣公与夫人並為淫亂而鄭氏謂夫人者夷姜也夷姜宣

公之父妾也宣姜者宣公子伋之婦也此二人皆稱夫人皆與宣公有淫
亂者考詩之言不可分別不知鄭氏何從知焉獨刺夷姜也案大記夷
姜生子曰伋其後宣公為伋娶齊女奪之是為宣姜學者因附鄭說
謂作詩時未為伋娶故當是刺夷姜且詩作早晚不可知全真以詩之編
次偶在前爾然則鄭說胡可為據也據詩墻有茨刺公子頑云中其
之言不可道也亦可道也言之醜也蓋甚惡之辭也宣公烝父妾淫子
婦皆是身獸之行悖人倫之理詩人刺之宜為甚惡之辭也今鄭氏
以匏葉苦澁水深為八月細采問名之時又以深厲淺揭喻男女才
性賢不肖長幼宜相當乃是刺婚姻不時男女不相當之詩爾且烝父
妾奪子婦豈有婚姻之禮安問男女賢愚長幼相當與否蓋毛鄭二
家不得詩人之意故其說失之迂遠也晉魯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

晉叔向曰苦匏不才供濟於人而已蓋謂要舟以渡水也春秋國語所載諸
侯大夫賦詩多用詩本義第略取一章或一句假借其言以苟通其意
如鵲巢黍苗之類故皆不可引以為詩之證至於鳥獸草木諸物常
用於人者則不應繆妄若匏為物當毛鄭未說詩之前其說如此若
穆子去詩時近不應繆妄也今依其說以解詩則本義得矣毛
鄭又謂下也曰雌雄走曰牝牡然周唇曰牝雞無晨豈為走獸乎古
語通用無常也

本義曰詩人以腰匏葉以涉濟者不問水深淺惟意所往期於必濟如
宣公烝淫夷宣姜不問可否惟意所欲期於必得不懼滅亡之罪
如涉濟者不思及溺之禍也濟盈不濡軌者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
貪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與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

其牡者又與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為匹而無親疎父子之別雖雖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士之要妻猶有禮別宣公曾庶士之不若也招舟子人涉印否人涉印否印復我友者謂行路之人衆皆涉矣有招之而獨不涉者以待同行不忘其友也以刺夫人忘已所當從而隨人所誘曾行路之人不如也凡涉水者淺則徒行深則舟渡而腰匏以涉者水深而無舟蓋急處而蹈險者也故詩人引以為比

詩本義卷第二

詩本義卷第三

歐陽氏

北風

論曰北風本刺衛君暴虐百姓苦之不避凡雪相携而去南鄭謂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喻君政教暴酷者非也其虛其邪既重且者承上攜手同行之路云其可虛除而不進乎謂當亟去南皆民相招之辭而鄭謂在位之人故時威儀寬徐今為刻急之行者亦非也詩人必不前後述衛君臣而中以民去之辭間之若此豈成文理莫希匪狐莫黑匪鳥者鄭謂喻君臣相承為惡如一旦赤黑狐鳥之自然非其惡也豈以喻君臣之惡皆非詩之本義也

本義曰詩人刺衛君暴虐衛人逃散之事述其百姓相招而去之辭曰北風其涼

雨雪其方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者民言雖風雪如此有與我相惠好者當
與相攜手衝風冒雪而去爾其虛其邪既至且者言無暇寬徐當急
去也莫亦匪狐莫匪烏謂狐兎各有類也言民各呼其同好以類相携
而去也故其下文云惠而好我攜手同車是也

靜女

論曰靜女之詩所以為刺也毛鄭之說皆以為美既非陳古以刺今又
非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直言衛國有正靜之女其德可以配人君子考
序及詩皆無以義然則既失其大旨而一篇之內隨事為說訓解
不通者不足怪也詩曰靜女其姝俟我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據文
求義是言靜女所待於城隅不見而徬徨爾其文顯而我明灼然易
見而毛鄭乃謂正靜之女自防如城隅則是舍其一章但取城隅二字

以自申其臆說甫彤管不知為何物如毛傳之說則是女史所執以書
右妃羣妾功過之筆之亦管也以謂女史所書是婦人之典法彤管是書
典法之筆故云遺以古人之法何其迂也據詩云靜女其樂遺我彤管所
謂我者意是靜女以彤管所贈之人也若彤管是王宮女史之筆靜女
從何得以遺人使靜女家自有彤管用以遺人則因彤管自媒何名靜
女若謂詩人假設以為言是又不然且詩人本以意有難明故假物以見
意如彤管之說左右不通如此詩假之何以明意理必不然也其文云
彤管有煒說懌女美鄭既不能為說遂改為說釋以曲就已義改經就
注先儒固已非之矣莢芽之始生而秀者何取其有始有終毛義既失
鄭又附之謂可以供祭祀據詩但言其美爾安有共祭祀之文皆衍說
也據序言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謂宣公曰二姜淫亂國

人化之淫風大行君臣上下奉國之人皆可刺而難於指名以編卷故曰刺時者謂時人皆可刺也據此乃是述衛風俗男女淫奔之詩爾以此求詩則本義得矣古者鍼筆皆有宮禁器亦有宮管不知以彤管是何物也但彤管是色之美者蓋男女相悅用以美色之管相遺以通情結交爾

本義曰衛宣公既與二夫人淫淫為鳥獸之行衛俗化之禮義壞而淫風大行男女務以色相誘說務誇自道而不知為惡至淫靜難誘之女亦然孝靜女猶如此則其他可知故其詩述衛人之言曰彼姝然靜女約我而俟我於城隅與我相失而不相見則踟躕而不能去又曰彼嬋然靜女贈我以彤管此管之色煇然甚盛如女之美可悅懌也其卒章曰我自牧田而歸取彼茅之秀者信美且異矣然未足以比女之為美聊貽

美人以為報爾

新臺

論曰毛傳新臺訓詁而已其言既簡不知其意如何未可遽言其得失至鄭傳釋蘧蔭為口舌戚施為面柔然後一篇之義皆失國語晉胥臣對文公言蘧蔭不可使俯注謂蘧蔭偃人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注謂戚施偃人不可使仰與偃僂侏儒矇瞍瘖瘖聾聵僂僂昏之類皆是人之不幸而身病者故謂之八疾鄭既以謂蘧蔭戚施並斥衛宣公據詩宣公淫亂不恤國事兵革教起北風刺其虐政衛人怨怒相攜持而叛去二子亦舟又殺伋壽乃是衛之暴君似非柔者其淫於子婦鳥獸之行最為大惡詩人刺之且加以深惡之言不當但言其口柔面柔而已鄭意自謂蘧蔭戚施本是病人以口面柔者似之故取以為言爾使宣公口面不

柔邪詩人刺其大惡何故委曲取此小疾以斥之使宣公性實柔邪不當兼此事蓋口柔不能俯則是仰矣又安得戚施面柔不能仰則是俯矣又安得蓬蔞哉一人之身不容兼此二事此尤可笑者鮮少珍絕訓款甚明而鄭解解為善又改珍為腆以曲成已說此尤不可取也今以毛傳訓詁求詩本義又據毛解序章則毛雖簡略於義為得

本義曰衛人惡宣公淫其子婦乃臨河上築高其室而遂之以求燕婉之樂國人過其下者多仰面視之不少不絕言國人仰視者多也此惡宣公淫不避人如鳥獸爾序章言齊姜小嫁其子反与其父於此臺上共求燕婉之樂使國人見此又或俯面而不欲視之得以猶遇此也言遇此而俯面不欲視據詩公在臺上其下之人其惡有仰而視者有俯

而不欲視者然則不欲視者惡之尤深

二子乘舟

論曰二子乘舟汎其景毛謂國人傷二子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然迅疾而不礙也據傳言壽伋相繼而往皆見殺豈謂汎然不礙引譬不類非詩人之意也宣公奪伋妻為鳥獸之行伋伋之齊而殺之伋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罪惡乃為得禮若壽者益不當先往而就死二子拳非合理死不得其所聖人之所不取但國人情而哀其不幸故詩人述其事以譬夫乘舟者汎然無所維制至而後於溺可哀而不足尚亦猶語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也詩人之意如此而已不瑕有害毛說是矣

牆有茨

論曰牆有茨文義皆簡而易明由毛公言之失鄭氏從而附之遂汨
詩之本義公子頑通于宣姜身歟之行人所共惡當加誅戮然宣姜
是國君之母誅公子頑則暴宣姜之罪傷惠公子母之道故不得而
誅爾詩人乃引蒺藜人所惡之草今乃生於牆理當掃除然欲掃
除則懼損牆以比公子頑罪當誅戮欲誅則懼傷惠公子母之道
其義如此而已所謂毛公言之失者謂牆所以防非常也且詩人取
物比興本意以有難明假物見意爾若謂牆以防非常則雖有
蒺藜生其上何害其防非常也且所謂牆以防非常者為內外
之限爾若上有蒺藜則人益不可履而踰是於牆反有助爾此豈
詩人之本意哉詩人本意但惡公子頑當誅懼有所傷而不得
誅如蒺藜當去懼損牆而不得去爾毛公言去之傷牆則近矣

相鼠

論曰經義固常簡直明白而未嘗不為說者迂回汨亂而失之隔遠
也相鼠之義不多直刺衛之羣臣無禮儀爾詩之意言人不如鼠
爾而毛鄭氏以鼠比人以其失也毛言居尊位為僭時之行考序及詩
皆無此義而鄭氏又從而附之謂偷食苟得不知廉耻皆詩所無鼠
穴處詩人不以譬高位也刺無禮儀何取鼠之偷食詩言鼠有皮毛
以成其體而人反無威儀容止以自飭其身曾鼠之不如也人不如鼠
則何不死爾此豈甚嫉之辭也三章之意皆然更無他意也

考槃

論曰考槃本述賢者退而窮處鄭解永矢弗諼以謂誓不志君
之惡永矢弗過謂誓不復入君之朝永矢弗告謂誓不告君以善道

如鄭之說進則喜樂退則怨對乃不知命之很人爾安得為賢者也
孔孟常不遇矣所居之國其君召之以禮無不往也顏子常窮處矣人
不堪其憂而不改其禁也使詩人之意果如鄭說孔子錄詩必不取也
本義曰考成樂也考樂在洞碩人之寬獨寤寐言永矢弗諼謂碩
人居於山澗之間不以為狹而獨言自謂不恚以樂也碩人之寬洞居
雖狹賢者以為寬永矢弗告者自得其樂不可安以語人也

氓

論曰氓據序是衛國淫奔之女色衰而為其男子所棄因而自悔之
辭也今考其詩一篇始終皆是女責其男之語凡言子言爾者皆
女謂其男也鄭於爾下爾寤獨以謂告以婦人曰我卜汝宜為室家
且上下文初無男子之語忽以此一句為男告女豈成文理據詩所述

是女被棄逐怨悔而追序與男相得之初殷勤之篤而責其終始棄背
之辭云子初來即我謀我既許子而爾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而
往爾惟其文理爾卜爾筮者女爾其男子也棄之未落其棄沃若于
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皆是女被棄逐因而自悔之
辭鄭以為國之賢者刺以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今據上文以我
賄遷下文桑之落矣皆是女之自語豈於其間獨以教句為國之賢
者之言據序但序其事以凡則是詩人序述女語爾不知鄭氏何
從知為賢者之辭蓋臆說也桑之沃若喻男情意盛時可愛也土黃而
墮又喻男意易得衰落爾鄭以桑未落為仲秋時又謂鳩非時而
食葚且桑在春夏皆未落豈獨仲秋而仲秋安得有葚以皆其
失蓋女謂我愛彼男子情意盛時與之耽樂而不思後患譬如鳩

愛甚而食之過則為患也兄弟不知啗其笑矣據文本謂不知而笑鄭
箋云若其知之則笑我與詩意正相反也詩述女言我為男子誘而
奔也兄弟不知我今被其酷暴乃笑我爾意謂使其知我今困於
棄逐則當哀我也其意如此而已

竹竿

論曰竹竿之詩據文求義終篇無比興之言直是衛女嫁於異國
不見荅而思歸之詩爾其言多述衛國風俗所安之樂以見已志思
歸而不得爾而毛鄭曲為之說常以淇水為比喻詩曰籊籊竹竿以
釣于淇毛謂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為室家取物比事既非倫類
又与下文不相屬詩下文云豈不爾思遠莫致之且衛女嫁在夫家
但恩意不相厚爾是所謂迫而不相得也而詩云遠莫致之故毛

知說難通也鄭又以泉源小水當流入淇大水今不入淇而相左右喻女
當歸夫家而不見荅如鄭此說是以泉源喻女而以淇水喻夫家也
若然則小水自不流入淇是衛女自不歸夫家爾豈得安又其
下章云淇水滌、檜楫松舟謂舟楫相配得水而行如男女相配得
禮而備則又以淇水喻禮也不唯淇水喻禮義自不倫且上章以淇
水喻夫家下章又以淇水喻禮詩人不必二三其意雜亂以惑人也
本義曰衛女之思歸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然執竿以釣于
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今我豈不思復見之子而遠嫁異國
國不得歸爾又言泉淇水之間衛人之所常遊處也今我嫁在異國
与父母兄弟皆不得相近況以二水乎因又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
佩玉威儀間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又言淇水滌、然

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序言思而能以礼者謂雖不見谷而敢道夫
家之過惡亦不敢有欲去之心但陳衛國之樂以見思歸之意爾若谷
川及砥則多述夫家之過惡也

揚之水

論曰據詩三章周人以出成不得更代而怨思爾其序言不撫其民者
謂勞民以遠戍也鄭氏不原其意遂以不流束薪為恩澤不行于
民且激揚之水本取其力弱不能流移束薪與恩澤不行意不類由
鄭氏泥於不撫其民而不考詩之上下文義也

本義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於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
祭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爾彼其之子周人謂他諸侯國
人之當戍者也曷月還歸者久而不得代也

兔爰

論曰鄭氏於詩其失非一或不取序文教亦詩義或遠棄詩義專
泥序文或序與詩皆所無者時自為之說兔爰之義據序文及詩
小以桓王之時周道衰微諸侯背叛君子思居乱世不樂其生之詩也而
鄭氏泥於王師傷敗之言遂以逢此百罹為軍役之事又以免雉喻政
有緩急宜詩言欲寐而不覺其惡時甚矣政有緩急未為大害也
矧夫政體自有遠緩有急就令寬猛失中詩人未至欲寐而不覺也
本義曰有兔爰、雉離于羅者歎物有幸不幸也謂免則爰、而自得
雉則陷身於羅網免則幸而雉不幸也其曰我生之初尚無為者謂
昔時周人尚幸世無事而問緩如兔之爰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惟者謂今
時周人不幸遭此乱世如雉陷於網羅蓋傷已適下其時也

采芻

論曰詩人取物為比、所刺美之事、甫至於陳、已事可以直述、不假曲取、他物以為辭、采芻采蕭采艾、皆非王臣之事、以小臣賤有司之所為也、諛人者、害賢材、離間親信、乃大臣賢士之所懼、彼詩人不當引小臣賤有司之事、以自陳、此毛鄭未得於詩、而強為之說、爾故毛直以謂采芻者、自懼諛、而鄭覺其非、因轉釋以為喻、臣以小事出、使者二家之說、自相違異、皆由失其本義也。

本義曰、詩人以采芻采蕭采艾者、皆積少成多、如王聽說、說積微而成、惑夫說者、詭人之所親、疑人之所信、奪人之所愛、非一言可効、一日可為、必須累積、而後成、或漸入而日深、或多言之並進、故曰浸潤之譖、又謂積毀銷骨也。是以詩人刺諛、常以積少成多為患、采芻之

義如是而已。至於采芻、防有鵲巢、蒼伯青蠅、其義皆然。

丘中有麻

論曰、留為姓氏、古同有之。然考詩人之意、所謂彼留子嗟者、非為大夫之姓留者也。莊王事迹、略見春秋史記。當時大夫留氏亦無所聞於人。其被放逐、亦不見其事。既其事不顯著、則後世何從知之。詩人但以莊王不明賢人、多被放逐、所以刺爾。必不專主留氏一家及其子國、則毛公以為子嗟之父、前世諸儒皆無考據。不知毛公何從得之。若以子國為父、則下章云彼留之子、復是何人。父子皆賢、而並被放逐、直理已無。若沉言留氏、奉賢皆賢、而皆被棄、則愈不近人情矣。况如毛鄭之說、留氏所以稱其賢者、能治麻、麥、種樹而已矣。夫周人衆矣、能此者豈一留氏子。况能之未足為賢矣。此詩失自毛公、而鄭又從之。

本義曰莊王之時賢人被放逐退處於丘壑國人思之以為麻麥之類生於
丘中以其有用皆見收於人惟彼賢如子嗟子國者獨留於彼而不見錄其
來施、難於自進也將其來食思其來而錄之也貽我佩玖謂其有
美德也子嗟子國當時賢士之字汎言之也

詩本義卷第三

詩本義卷第四

歐陽氏

叔于田

論曰叔于田之義至簡而明毛鄭於飲酒服馬無所解說而謂巷無
居人者國人注心於叔似如無人處不惟其說迂踈且与下二章飲
酒服馬文義不類以以知非詩人本意也雖為小失不可不正
本義曰詩人言大叔得衆國人愛之以謂叔出于田則所居之巷無人矣
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其二章又言叔出則巷無可共
飲酒之人矣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好也其三章又言出則巷無能服
馬之人矣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武也皆愛之、辭

羔求衣

論曰羔裘是兮三英祭兮毛鄭皆以三英為三德者本無所據蓋旁
取各之三德曲為附麗爾六經亦在三教甚多苟可曲以附麗則何說
不可據詩三章皆上兩言述羔裘之美下兩言稱其人之善其一章曰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者言此裘潤沢信可以為君朝服洵信也至其下
言則稱其人曰彼其之子守命不廢也其二章曰羔裘豹飾孔武有
力言裘所以用豹為飾者以豹有武力之獸也故其下言稱其人云彼
其之子邦之司直者謂服以武力之獸為飾而彼剛彊正直之人稱其
服爾其三章曰羔裘晏兮三英祭兮亦當是述羔裘之美其下言
始云彼其之子邦之彥兮者謂稱其服也美其也祭衣服鮮明貌
但三英失其義不知其為何物爾故闕其所未詳

女曰雞鳴

論曰女曰雞鳴士曰昧且是詩人述夫婦相與詔爾其終篇皆是夫
婦相語之吏蓋言古之賢夫婦相語者如此所以見其妻之不以色取
愛於其夫而夫之於其妻不說其色而內相勸勵以成其賢也而鄭氏於
其卒章知子之來之以為子者是異國之賔客人言豫儲瓊璫雜佩
又言雖無此物猶言之以教意皆非詩文所有委曲生意而失詩本義且
既解卒章以以又因以直言飲酒與子偕老亦為賔客斯又況而不通
者也今徧考詩風言偕老者多矣皆為夫婦之言也且賔客一時相接
豈有偕老之理是殊不近人情以此求詩何由得詩之義
本義曰詩人刺時好色而不說德乃陳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
謂婦勸其夫早起往取鳥鴈以為具飲酒歸以相樂御其琴瑟樂
而不淫以相期於偕老凡此子者皆婦謂其夫也其卒章又言知子之

來相和好者當有以贈報之以勉其夫不獨厚於室家又當尊賢
友善而因物以結之此所謂說德而不好色以刺時之不然也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論曰有女同車序言刺忽不昏於齊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今
考本篇了無此語若於山有扶蘇我則有之山有扶蘇序言刺忽所
美非美考其本篇亦無其語若於有女同車我則有之二篇相次疑
其戰國秦漢之際六經焚滅詩以訛誦相傳易為差失漢興承
其訛繆不能考正遂以至今然不知魯韓齊三家之義又為何說
也今移其序文附二篇之首則詩義煥然不求自得定本有女同
車刺忽也所美非美然山有扶蘇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卒
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

見逐故國人刺之毛鄭之說與予之本義學者可以擇焉

本義曰有女同車願如舜華將翱翔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
都云者詩人極陳齊女之美如此而鄭忽不知為美反娶於他國是所
美非美也人曰山有扶蘇隱有荷華不見于都乃見狂且云者詩合章
本依託山隱皆得茂盛榮華以刺鄭忽不能依託大國以自安全
遂斥其君以狂狡之童爾各舉一章則下章之義不異也

褻裳

論曰褻裳之詩鄭有忽突爭國之事思大國未定其亂也據詩但
怨諸侯不來而箋意謂鄭人不往我正相反以其失也其曰子惠思
我褻裳陸渚者謂彼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為我
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褻其裳行涉渚水而來則至矣言甚

易而不來而鄭謂有大國思我則我揭衣渡水往告以難也且以難告人豈待其思而後往告亦不以難而不往也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子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而詩人假為此言以述鄭怨諸侯不相救卹而鄭謂先御齊晉宋衛後之荆楚者穿鑿之行說也又曰豈無他士者猶言他人而鄭謂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者亦拘儒之說也

子衿

論曰子衿據序但刺鄭人學校不修而鄭以字子在字中有留者有去者毛傳又以嗣為習謂習詩樂又以一日不見如三月謂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苟如其說則學校修而不廢其有去者猶有居者則勸其來學然則詩人復何所刺哉鄭謂子寧不嗣音為責其

忘已則是矣據詩三章皆是學校廢而生徒分散朋友不復羣居不相見而思之辭而挑達城闕間日遨遊無度者也

東方之日

論曰東方之日毛鄭皆以喻君而毛謂日出東方人君明盛鄭謂其明未融喻君不明東方之日毛鄭皆以喻臣而毛亦謂月盛於東方鄭又以為不明以詩文考之日月非喻君臣毛鄭國皆失之矣至於明不明之說二家特相反而日出東方明最盛皆智思所具見而鄭以為不明者蓋遷就已說而若毛既謂日月在東方為君臣盛明則於詩序所謂君臣失道者豈得通以其又失也

本義曰東方之日之初升也蓋言彼姝者子顏色奮然美盛如日之升也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者相邀以奔之辭也此述男女淫風但知

稱其色以相誇采而不顧禮義所謂不能以禮化也下章之我亦然

南山

論曰南山刺齊襄與魯文姜之事毛鄭得之多矣其田葛屨五兩冠
綈雙止毛但云葛屨服之賤者冠綈服之尊者而不究其說鄭謂葛
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婦傳姆同處冠綈喻襄公文姜與姪婦傳姆五人為
音襄公往從而雙之詩人之意又不如以此然亦我己失矣故闕其所未詳

蟋蟀

論曰蟋蟀之義簡而易明鄭氏以農功為詩考序及詩且刺僖公不
能以禮自娛樂爾初不及農功也國君之尊以禮自樂自有時豈如庶人
必待農隙乎鄭惟以為衍爾職思其外毛謂禮樂之外鄭謂國外
至四境鄭又謂職思其憂為鄰國侵伐之事皆失之詩曰蟋蟀在堂

者著歲將晚而日月之速宜為樂也職思其外者謂國君行樂有時
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爾謂廣為周慮也一國之政所息又
非一事不專備侵伐也

揚之水

論曰詩人刺昭公封沃而桓叔盛疆而毛鄭謂波滿疾洗去垢濁使白石鑿
然如桓叔除民所患民得有礼我遂如二家之說則是桓叔善治其
民非其盛疆為晉患也據序所陳直謂昭公微弱不能制桓叔之疆
民皆舍弱就疆叛而歸沃爾非謂民知就禮我也使民知就禮我則
晉雖弱而不叛也詩王風鄭風及此有揚之水三篇其五鄭二篇皆以
激揚之水力弱不能流移東新豈獨於此篇謂波流滿疾洗去
垢濁以意求之當是刺昭公微弱不能制沃與不流東新我同則

得之矣

本義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彊於晉國如白石擊水然見於水中甬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毛鄭之說亦通也

采芘

論曰毛以采芘為細事與采芘傳同予於采芘論之鄭又轉執細事以為小行詩人之意明白固不使後人復轉執而後知也首陽山石人所共見而易知者毛以為幽僻鄭以為無徵皆失矣至於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言稱、苟亦無然以文意考之本是為一事而鄭分為二謂人之為言是稱薦人欲使見進用舍稱、是誇訛人欲使見貶退者考詩之意不然也蓋其下文再舉人之為言而不復

舉舍稱、者知非二事也

本義曰采芘者積少成多如讒言漸積以成惑與采芘義同其曰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稱、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者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為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譽其虛實也義止如是而已

采芘

論曰據詩序但言刺襄公未能用周禮甬鄭氏以為秦處周之旧土其人被周德教日久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安史記秦本紀周幽王時西戎大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秦襄公將兵擊戰有功周避大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

有其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居西垂宮十六年以兵伐戎敗走於是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又據詩小戎序云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之方彊而征伐不休但言征伐而不言敗逐之以史記及小戎序考之蓋自西戎侵奪及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然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而卒至文公立十六年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然則當詩人作蒹葭之時秦猶未得周之地鄭氏謂秦處周之旧土大者既乎其餘失詩小戎不論可知

亦義曰秦襄公雖未能攻取周地然已命為諸侯受顯服而不能以周禮變其夷狄之俗故詩人刺之以詩蒹葭水草蒼然茂盛又待霜降以成其質然後堅實而可用以比秦雖彊盛又用

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然後可列於諸侯所謂伊人者斥襄公也謂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逆流而上則道遠而不能達欲順流而下則不免困於水中以興襄公雖得進列諸侯而不知所為欲慕中國之禮義既不能及退循其旧則不免為夷狄也白露未晞未已謂未成霜爾

